



龙志毅

著

王國未日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国末日

龙志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国末日 / 龙志毅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661-8

I. 王…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8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野那村卢家“官寨”今天上下一片忙碌，他家在滇军里当团长的大少爷卢开云及其夫人回家省亲，下午就要到达了。

这里有必要说几句有关“官寨”的话：它源于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后，土司土目的后代们仍自称为“官家”，其住宅便称“官寨”。后来彝族内部地主阶级兴起，有的实力超过土司后代，有的还因功受过册封，他们的庄园便也称为“官寨”了，卢府就是一例，至今大门上还高悬“总兵第”三个大字。

卢家官寨上下一片繁忙，为迎接大少爷的归来做准备。最忙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女主人新娘娘或曰新太太，她不姓新而是姓陈，芳名陈如媛。之所以称“新”，是与早年去世的正房龙夫人相比而得名。按照这一带的地方风俗，谁也说不清楚是汉人的风俗还是彝人的风俗，称达官贵人的正配为夫人，填房或姨太太称为娘娘或尊称太太。陈如媛是卢大老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从广东军旅带回云南的，那时年方二十，有滇军家属之花的美名，现在年近五十依然风韵犹存。这位广东女子伴随卢大老爷回到滇东北的大山沟里，很快便适应了彝族地主庄园的生活，而且接过了家政大权。卢家的领地从海拔两千米的凉山地区到气温可达摄氏三十七八度的金沙江边，纵横数十里全在她的眼皮子底

下,对佃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收租的账目一丝不苟。有了这么一个内助,卢大老爷可以安心地躺在烟床上了。今天她要关心的事情很多,除了检查大少爷夫妇归来住的卧室是否准备妥帖,还有宴会所需的一切物资:烤香猪用的乳猪,当地买不到的鱼翅海参等是否准备了?她知道大少爷一回来,县太爷和县城那些以捧大户吃大户为荣的士绅们要纷纷登门拜会的,大小宴会还不知有多少次哩。

另一个最忙的人是内管家木都乌吉。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卢家的“锅庄娃子”。他的祖父救过卢大老爷父亲的命,所以被提升为内管家。那救主的故事也还是相当精彩的:前清咸同年间,滇黔不宁,苗、回先后大规模揭竿造反,又有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过境战争,清廷难以对付,便起用一些有实力的彝族地区武装授以官职参加会剿。历史学者认为这是改土归流后滇东北彝族的再一次崛起。在一次围剿石达开所部的战斗中,卢大老爷的父亲率家丁团练泗水渡江偷袭,谁知对方早有准备。当他们在黎明时光抵达对岸时,埋伏在岸边的守卫者对准还未上岸的卢氏一梭镖便刺过来,紧跟在主人身后的木都乌吉的祖父眼尖手快,从水中扑向岸边一把抓住那猛刺过来的梭镖,用力一拖将行刺者拖入水中,随即一声大吼,卢家的人蜂拥上岸……就是那一仗,这位锅庄娃子立了大功,从此成为卢府的世袭内管家。木都乌吉已是内管家的第三代传人了。他还有一个汉名叫何伍吉,这和彝名木都乌吉是有联系的,“木都”是彝语中的火。当木都乌吉的祖先被俘为奴时,卢氏主人给他改姓为木都,也许是要他世代代像火一样服务主人罢!也是在木都乌吉的祖父当了内管家之后,主人给了他一个汉姓:“何”,取汉话“火”的谐音。从此汉彝两名双用,在这彝汉杂居地区,便逐渐地以汉名为主,如今也已第

三代了。他今天的任务是率领下人整理大少爷夫妇回来住的卧室,并将卢府的三重大院从大门到上房彻底打扫一遍,还有为大少爷随员们准备的大房间和县里那一伙必然来访又必然过夜的士绅们准备的客房,他都一丝不苟地督促下人们在中午之前整理完毕,听候新太太的检查。

卢府上下皆忙却也有两个不忙的人，一个是家主卢一夫卢大老爷。卢一夫也曾忙过，那是在遥远的青年时代。他曾经东渡日本学武，可谓封闭的彝族社会中最早走出山沟接触世界文化的先行者。回国后在滇军中服务，参加了有名的护国战争。随李烈钧领导的第二军入两广，战功卓著屡有擢升。后来因配合滇军将领张开儒（曾被孙中山任命为陆军总长）拥护中山，在滇军内部受到排挤，挂了少将高参的牌子在杨希闵部坐冷板凳。有人说他卢一夫在广东多年惟一的实惠是娶了一个广东女子，成了他的贤内助。后来听说龙云当了云南省主席，高兴之余便举家返滇，以求晋升。

龙云接见了并请他吃饭，口口声声以表叔相称，还说今后的滇事就靠老前辈们鼎力相助了。龙云称卢一夫为“表叔”不是像江西人见人称“老表”那样的客气称谓，而是在滇东北一带的彝族社会，特别是龙卢陇安四姓中，挂勾挂角都攀得上亲戚。当然，同姓不等于同宗，汉姓相同往往彝姓各异。就以这“卢”的汉姓来说，卢一夫家的彝姓是阿呷，而大名鼎鼎的卢汉将军则是“阿普”家，他们是亲戚但不是同宗。更有甚者，这卢的汉姓不像龙陇安三姓那么单纯，除了这虎头卢，还有福禄寿喜的“禄”，以及大陆的“陆”。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只有等待那研究彝族“谱系”的人去说清楚了。

“鼎力相助”，意思就是要委以重任了。但却又许久不见动



静。消息终于正式传来,想请他委屈一下先去省议会当议员,经过一段时间,再做副议长或议长。卢一夫一听火了:又要我回来干闲差事坐冷板凳?要清闲不如回老家去!来人点醒他:你家请想想,以你这样的资历和辈分,安排高了低了龙主席都不好办呀!卢一夫这才明白了内中的原因,终于无可奈何地携妻女回故里,过起了半隐居的士绅生活。他将操持家务的事全部交给了能干的广东女人,自己悠哉游哉成天只做两件事:一件是读书看报,他藏书很多,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他还订了《云南日报》和《中央日报》,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窥测时局的发展演变。他与乡里人不同,毕竟同军政界的硝烟风云有着不可磨灭的渊源哪。第二件事便是躺在床上抽鸦片。在这一带,抽鸦片烟既是休闲也是一种时尚。当然,除去这两件事,卢一夫不定期有一些应酬接待。比方县城里那些士绅,三月半载总有人相约三三两两登门拜访,咏几句歪诗混一顿宴席,这算是高层次的来往了。至于周围一带乡下,只有一个人可以同卢大老爷平起平坐,侃天说地。这个人就是老毕摩达吉,他比那些士绅来得更稀少一些,一年半载就这么两三次。他躺在卢大老爷的烟床上,一边用专门为客人准备的烟枪吞云吐雾,一边向卢大老爷讲述经史,讲六祖的分支,讲河对面(金沙江对面)大凉山的彝人和贵州威宁、毕节地区的彝人都是从昭通一带迁徙去的等等。

卢一夫听不懂经文却对历史感兴趣。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一带既然曾经是彝族的中心地区,为什么现在彝族反而少了?据说东昭十一属只有十来万人,而河对面的大小凉山反而成了聚居区不下百来万人。老毕摩的知识不够用了,他只懂经文和经文所涉及的历史。越现实越难答又不能不答,便也只好做做模糊游戏。他回答说:“还不是杀了,跑了!”谁杀的?跑到哪里去了?那

就只好让它模模糊糊了，还是提问者又以提问的方式回答：“改土归流？”“那个杀人魔王鄂尔泰？”是问话也是回答。老毕摩如得大赦，连连附和。这清朝初年的事，古老的彝族经文里怎么来得及记一笔呢？不是有意为难人家？看来卢一夫自己倒是有点研究的，他不仅自问自答，还评说了一番。“改土归流嘛，就是皇帝向土司收权，是他们两家人之间的事，拿滇东北来说顶多也不过涉及到乌蒙家、芒部家还有东川几家嘛，到头来让千家万户遭殃遭杀，尸骨遍野，血流成河！只知道一味杀人的统帅不是好统帅！”

老毕摩唯唯诺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得承认眼前这位挂过将军牌牌的老爷比自己行。

老毕摩达吉有资格坐在卢大老爷的烟床前“侃古”，甚至躺在卢大老爷对面用客烟枪吸几口大烟，却没有资格陪大老爷吃饭。陪老毕摩一类二等客人吃饭是外管家林有儒的事。他是今天卢府中最清闲的第二个人。他只做两件事：一件是收租上账，只管进不管出。支出开销是新太太陈如媛的事；第二件是代主人家出席官府召开的会议并代表主人陪老毕摩一类的二等客人吃饭。这是他最乐意办的事。别人说他嗜酒如命，有了酒命都不要。他笑笑说：“言轻了，比命还重要哩！不过你去问问，本人从来没有办错过主人家的事！”

这倒也是事实，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够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中提笔做账，点钱入柜，做到一丝不苟，一文不差，因而深得主人特别是新太太陈如媛的信任。他是卢府的汉族佃户，早先的教书先生，现在当了外管家是卢府几十口人员中惟一吃薪水的人，每年报酬多少却无定数，全凭女主人的感觉好坏而定。

[illegible]

二

离野那卢家官寨五十华里有一个小镇杉树坪，是通往滇东北大镇、专员公署所在地昭通的必经之地，昨天晚上卢开云一行人马驻扎在这里。卢开云知道，如果天亮便从杉树坪出发，顶多晌午时分便到家了。那样太早，一切热闹场面也许都还没有准备好。他喜欢热闹场面，特别是既热闹又有秩序的场面。因此他吩咐副官吃过早饭后出发。而且将早饭的时间定在十点钟，这样一切都可以从容不迫。

早饭开过了，行李什物均已收拾完毕，只待一声令下便可出发。太太安静伸手去取挂在窗前的自备镜子时，忽然发现脸上的脂粉和唇上的口红涂得太厚，就这模样去见老太爷不太好吧？她和丈夫的这位有名的父亲还是第一次见面，要给他老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才是。于是她回头对丈夫说：

“开云，等等再走吧，我还要收拾一下哩。”

说着便重新取出梳妆用具，坐在凳子上开始涂抹起来。

卢开云看看表十一点还差一刻，不急；太太的意愿更不能违背。他瞄了她一眼，只见她今天穿一件浅灰色短袖绸旗袍，脚蹬白色高跟皮鞋，套一双肉色长统丝袜，显得分外迷人，便伸手捏捏她那雪白柔软的胳膊说：

“那就快一些吧，你们收拾好了就起身，我先出去走走，在街那头等你们。”

交待完毕，卢开云叫勤务兵何宗清跟上，到街上散步去了。他们昨晚所驻的乡公所在街的东头，去野那是往西行，恰好横穿整个杉树坪的街区。

这是一条窄长的乡场，几乎全是木板房，已经很旧了。街道很窄，面对面的人家坐在门口互相谈天不用提高嗓门。如遇七天一次的场期，摊点林立道路堵塞，不过三百米的街区，过路人从东到西有时要花一个钟头才能通过。场期一过便萧条下来，只有两三家小杂货店开门营业。马店和小旅馆不挂牌子，张家马店王家旅馆，全凭过路人的熟门熟路。旅客住店自己买米在火塘边做饭，吃好吃坏全由旅客自理。好在一家旅馆每晚住客不过三四个人，在火塘边轮流做饭也不会为排队太长而发生纠纷。卢开云一行无论从人数还是排场来看，都不可能去住这样的鸡毛小店。因此他们住进了乡政府，接受那位当地小乡绅乡长的热情招待，让随从们开怀畅饮直弄到深夜方散。乡长还说今天要集合乡丁乡民排队送行，被卢开云拒绝了。他虽然喜欢热闹的场面也还是讲场合讲分寸的，他以命令的口气取消了乡长的讨好安排，连乡长本人也不许前来送行。他之所以提前离开乡政府，一方面是为了回避，怕那位很会奉承讨好的乡长硬要前来送行，从谈吐到外表他都不喜欢这位杉树坪的土地爷。作为野那家的大少爷和少年得志的上校军官，傲慢、随意是他性格的特点，不喜欢的事便很少有转环的可能。他提前离开了乡政府漫步街头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寻踪觅旧。他当年在昭通上中学时，每逢寒暑假的往返途中都必然要在这个小街上过夜，每年四次年年如此，这里也成了他生活史上的故地。故地重游乃人生快事也。更何况他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代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张中华就是这条街上的人。初中毕业后张中华回家当了小学教员,他卢开云却继续升高中深造,每年四次路过杉树坪便是好友相聚的时间。他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相聚,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高中三年级时寒假回家,已当了三年小学教师的张中华家刚杀的一头刮毛肢解的年猪摆在堂屋里,张中华正系起围腰腌腊肉。他割了一大块五花肉煮在锅里,又割下一个猪腰子,用回锅肉和炒腰花招待老同学。两人吃得很开心,似乎并没有张家的人,比如父母兄弟什么的出现,也许出来打过招呼又回避了,他已经记不清楚,记得的只有那厚实 的回锅肉片和香脆的腰花,还有系着围腰活像一个厨师的张中华。次年的夏天他高中毕业进了军校便再也没见过他。回故地思故人乃人之常情,他昨晚上问乡长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中华的小学教员,请他过来见见面。乡长说张中华现在是小学校长,乡里的名人怎能不知道。但是不凑巧,放过暑假他进城开会去了还未回来。失之交臂,卢开云虽觉遗憾,也只好作罢。如今他带着勤务兵漫步街头,又自然地想起了系起围腰的老同学,想起了那厚实的回锅肉片和香脆的腰花。他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寻找张中华家的住房。出现在他眼前的房舍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木柱木板、木壁木柜台,一样的破旧,一样的倾斜,何处是张府?他却发现这些歪歪斜斜的屋里屋外,有无数的眼光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他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终于走出街口,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来等他的太太一行。这里是杉树坪的牲口市场,这天不是场期自然是空空荡荡的,只有小食摊主们零零星星的冷灶和排列得很不整齐的拴牲口用的木桩。

卢开云在这些木桩和冷灶间毫无所思地走着。他可以想像得到,每逢赶场天这里的热闹场面,买卖牲口的双方围着马、牛、

猪、羊讨价还价，中间人将手伸进买主和卖主那破旧的蓝布长衫下捏手指讲价码；小食摊旁边用两块破砖或一块石头做座位，穿着破旧衣衫的乡民们正用自己口袋里仅有的一点现金：纸币、半开（云南硬币，顶半个银元）买酒痛饮，然后东倒西歪走向深山。在这些买主、卖主和食客之中，汉、彝、苗族的人都有，以汉人为主。卢开云生在这一带地方，并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对这一切还留有印象。不像他的太太安静，出身将门之家，虽然也是滇东北人氏，却是生在昆明长在昆明，对乡里的生活一百个不习惯，昨晚睡在乡公所，虽然有一个班的士兵轮流站岗，却莫名其妙地害怕，整夜搂住丈夫不放。卢开云便开她的玩笑：“这么胆小，忘了你家的祖先了！”他指的是明朝初年水西土司霭翠的夫人奢香。霭翠死后年轻的奢香夫人继承夫业，统领千军万马纵横驰骋于千里领地。还万里迢迢跑到南京告汉族大将军马都司的御状，受到朱元璋的褒奖。据说这安的汉姓便是朱皇帝封给其儿子的。又据说安静家本是奢香夫人嫡孙，后因安坤之变，他们这一支系从贵州逃到滇东北居住。安坤之事过去后恢复安姓仍以土司自居。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突然人气旺盛，家世复兴，一连出了几个将军，更重要的是与龙、卢、陇等滇东北的四家彝族大姓联姻结盟，成了左右云南局势的重量级家族之一。那祖先的事也就仅仅成为光耀门第的话题，在青年一代中却很少有人作为历史去研究了。因此，如安静们便只知祖先中有奢香其人而不知其事。至于安坤为何“反叛”，吴三桂如何围剿？则更是模模糊糊，说不出个一、二、三了。

卢开云在木桩冷灶间漫步了一圈，来到路边的土坎上伫立着等候他的妻子到来。这里地势较高，杉木坪街景尽收眼底。这能称为“景”吗？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暗灰色的房子。瓦是灰

的,掺杂其间的草顶因为年深日久已呈灰色,只偶尔有一间两间的草顶或瓦顶是新盖或刚翻修过的,为这一片死气沉沉的暗灰色平添了一点生机。卢开云不清楚这个小镇始建成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他只记得第一次离家去昭通念书路过此地时,它已经如眼前一样的古老了。也许他父亲他祖父年轻时它同样也已古老了,他联想到了朱元璋的南征、屯田;想到了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它莫非始建成于明末清初?不知道。他知道的是这条街上的居民似乎全是汉族,只在赶场天可看到红白服装的苗民和穿大裤脚的彝民。他们来自乡下山村,牵来一匹马一头猪什么的,换来一札随时都会贬值的法币,在小酒摊上酩酊大醉,然后歪歪倒倒往家里走,这便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他不清楚为什么这一类乡街子上的居民全是汉族,而少数民族都住在乡下、山里?他又联想到了另一个乡街“木里”,位于滚滚东去的金沙江畔,离他家不过二十华里。小时同母亲去过,那里又是一番景象。每逢赶场天,一船又一船从河(江)对面过来的全是身着大裤脚、三节裙的彝家男女,有的还牵着马背着枪,把个木里街塞得满满的,俨然成了街上的主人。汉族的行商小贩们总是用讨好的眼光迎接他们,用讨好的口气和他们做生意,比杉树坪那些彝族苗族神气多了。可是到了日落黄昏之际,他们依然一船又一船地回到了对岸的大凉山,木里镇又成了单一汉家天下。这一切都只是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印入卢开云的脑中,而没有成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引起他的思考,他是军人,这些本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卢开云的队伍终于出现在他眼前了。这是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总共二十来人,作为回乡探亲夫妇的一队随从和护卫也可称得上壮观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卢开云的另一个勤务兵和骑在



马上的副官。他们算作这支队伍的尖兵。接着是躺在滑竿上的团长夫人安静，她的上半身被滑竿的篷布遮住了，只露出一双大腿在外面。匀称的大腿套上肉色丝袜显得更加光泽和富有吸引力。卢开云下意识地瞄了一眼，他发现太太脚上那双白色高跟鞋已换成了一双黑缎面的绣花布鞋，这显然是他离开驻地后才换的。他欣赏太太的这种打扮；在乡下穿布鞋行走方便；在父亲面前显得纯朴，不失为大家闺秀。这种剪刀口的绣花鞋作为便鞋套在太太们脚上别有一番风味，一举三得！穿什么鞋子也是一门学问哪，她考虑得周到！紧跟在滑竿后面的是由马夫牵着的卢开云的坐骑，一匹身壮膘肥的枣骝马，这是他这次昭通之行陇副旅长所赠的礼物；最后是整整一个班的武装士兵，由身背美国卡宾枪的班长带领作为卢开云探亲之行的卫队。这一个班的士兵成了卢开云的卫队既偶然也必然。他们是军部的警卫部队，两个月之前奉军长之命由军部中校副官率领，由滇南来到滇东北金沙江边，押运从大凉山采购的一大批烟土（鸦片）。他们的军长虽为军人却又很有经济头脑，特别热衷于“黑货”交易。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盛产烟土，质量好价格低，武装押运至滇南通过特殊渠道经过河内运往香港，这是一本万利的黄金暗道。打通这条暗道已不止一年了，谁知今年不知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押运武装路过昭通境界时，被当地驻军全部扣押下来。禁烟有明令，何况这么大的数量，就看你文章怎么做了。军长思之再三，从家族背景，社会地位和个人活动能力几个方面选中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卢开云奔赴昭通处理此事。卢开云果不负上司所托，来到昭通先见了驻军主管陇副旅长（旅长常驻昆明），互相以表兄弟相称，烟床前麻将桌上，你来我往，几天工夫便大功告成。既保证了军长的利益又使驻军长官得到了好处，两全其美，皆大欢喜。为了酬谢，陇

副旅长赠送卢开云坐马一匹，并派武装护送烟土出境。原来押运的那一班士兵反而没有事干了，经过电话请示遂成了卢开云回乡探亲的卫队。军长在电话上对卢开云慰勉有加，要他回乡探亲后赶快归队另有重用，并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部队已正式接到命令，赴越南接受日本军投降。”这一意外的消息如果说使卢开云感到震惊毋宁说使他感到惊喜。他不禁联想到路过昆明时所听到的一些传闻和迹象，又不免喜中有忧。不过，受降是实在的，种种担忧则是想像中的事，未必就能成为现实，也许是杞人忧天也未可知？这么一想他的心早已飞到越南去了，耀武扬威的受降者、胜利者，垂头丧气的投降者、失败者，还有……他甚至后悔不该请假回乡探亲，但事已至此只好快去快回，反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越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有的是时间！



三

卢开云一行回到家时，太阳已经偏西了。酷热的大地逐渐透出了一丝凉意。

卢家官寨热闹非凡，锣鼓声唢呐声响成一片。大门外的广场上聚集了一百多人，全是四乡的农民，也都是卢家的佃户。为首的是本乡的乡长，他也是卢家的佃户。不过，与其他的佃户不同，他拥有的田土都是卢家的却又转租给了别人，自己并不亲自耕种。他每年向自己的几家佃户收租转而又向卢府交租。自然是收进来的多交出去的少，因而生活尚称富裕，从小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除卢府之外，也算是周围一带的殷实人家。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他的几家佃户除一户苗族外，全是汉族。自然也都是“自由”民了。这样的社会结构，同一江之隔的大小凉山地区可是全然不同的。

这天上午吃过早饭之后，乡长便来到了卢府，和内外管家一起商量迎接大少爷荣归的事宜。他首先进屋向卢大老爷请过安，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后便退出来找内管家何伍吉，又一起约外管家林有儒，三人一起来到下厢房商量欢迎仪式的安排。

乡长名叫张中富，年约四十来岁，为人精明能干，是卢一夫点名县政府委任的。有了这双重关系，他便对卢府俯首帖耳。大